



跟梁廣庫老師做訪問實在是一件愉快又愜意的事，坐在寬敞明亮的客廳裡，耳邊響起布魯赫第一號小提琴協奏曲的樂聲，品嚐著眼前各式的水果，思緒不禁跟著梁老師不甚標準的國語，回到了廿三年前老師國防醫學院畢業的前夕……

本文將以第一人稱為各位回顧老師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1975 ~ 1978

每個人的生涯發展是受到很多層面很多因素影響的。就我本身而言，由於我是一個基督徒，因此信仰在我人生的旅途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也影響著我每一次人生的抉擇。當年我尚未畢業，在沒有畢業成績，也沒有 ToEFL 或 GRE 成績的情況下，我在美國的姊姊已幫我申請到 Georgetown University 廣復研究所的入學許可。也許有人認為這是我姊也在該校就讀的緣故，但我確信這實在是神的恩典。

1975 年，正是我大學畢業的那年，教育部通過了成立陽明醫學院的提案，由韓偉博士擔任院長。韓院長是位對神非常虔敬的人，他創校的理念是將基督耶穌的博愛精神實踐在醫療關懷中。出國前，我特地拜訪了韓院長，得知他需要結合許多理念相同的老師時，我已打定主意，並告訴韓院長，學成後會回陽明盡一份心力。在 Georgetown 兩年完成廣復學碩士的課程後，我申請到紐約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的 Maxillofacial prosthetic 臨床研究員的職位，並在醫院裡工作了一年。這段時期為我的專業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1978 ~ 1984

1978 年我學成回國。如果記得不錯的話，我大概是當時在美念完廣復學碩士學位第一位回國的廣復科老師，也是陽明牙醫系的第一位專任老師。當時在台灣，別的學校如台大、中山有一些回國的老師，但留美而回國的臨床醫師卻不多。那時陽明牙醫才開辦第二年，我同時負責許多科目的教授，如牙科材料學、牙體型態學、牙體復形學、全口義齒學、活動義齒學、咬合學、固定廣復學等等，後來陸續有別的老師加入，才漸漸減少了授課的數量。

回國後，我立即面臨一項重大的挑戰——系館內部的規劃，這對一個甫自學成畢業的年青人來說，以“挑戰”一詞來形容當時情況，實不為過。於是，憑著以前所學、所見、所聞去規劃每個房間的用途、陳設；購買了各種學生實驗用的材料、器械、設備，老師教學或研究用的儀器，而一間間的教室、實驗室、研究室等也陸續成形。當時因個人訓練背景的限制，只能偏重臨床廣復及材料研究設備的規劃；對其他基礎牙科的研究規劃可說完全沒有。當時也沒有老師，以致在創校初期，教育部經

較充足的幾年中，失去了不少機會。這是回想起來覺得可惜的。

在陽明的六年中，我還設立了教學錄影室，採購了大量的錄影帶，自己也錄製了一套全口義齒的教學錄影帶，編寫了兩冊全口義齒及局部活動義齒的實驗手冊。當時，其他科系獨立設立錄影室的情形還不多見，引起這種構想是因為在 Georgetown 的兩年中，每週都有機會使用馬利蘭州海軍圖書館的大量視聽錄影教學教材，並體會到這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當時我常帶照像機，翻拍了很多教學幻燈片，準備帶回台灣。

這段時期，藉著擔負起一些階段性的責任，讓我豐富了教學及牙科門診規劃設計的經驗。

1984.6 ~ 1986.2

由於個人生涯規劃的轉型，也憾於當時陽明的教學環境無法將學生在學校所學的落實在臨床實習中，我於 1984 年 6 月離開了陽明，轉任高雄長庚牙科的創辦主任。在長庚期間，對我來說是一個經營管理的學習及磨煉。但漸漸發現，長庚的所謂經營管理，正如工廠的



作者（右一）與梁老師（右二）合影

材料管理及財務管理；而對各科的醫療品質，教學研究，學術風氣，服務好壞是從不過問的。再坦白一點，所謂管理中心，只能說是分賑中心，是外行管內行。現在與長庚的朋友談起來，似乎未有甚麼改變。

1986.2 ~

後來，因服務理念的不合，離開了長庚，在台北辛亥路開始了一家一人經營的診所。自 1986 年 2 月開業至今，陸續加入了因服務理念相同的多位醫師及多家診所，而形成了現在稱為永恆牙醫服務團 (Eternity Dental Service) 的診所聯合經營的模式。

※※※ ※※※ ※※※

問：老師，您經歷了人生這許多階段後，對陽明的在校生們有那些期勉？

答：基本上，我相信牙醫學是一門實用科學，必須經由學習和訓練去養成臨床操作的能力。醫學生不是藝術學科的學生，不可以太強調個人的自由度，也不可能單憑個人的天份或自習來達成一定的學術水準。因此，我希望在校的學生能嚴肅而認真地面對自己選擇的路。 ➔ 續



攝於1981年，除了梁老師大家還看到了誰？

大約三、四年前，我回陽明上最後一節課，一位同學從我進教室起，整整一節課都把腳蹺在桌面上，完全忽視人與人最基本的尊重，這堂課還是當時訓導主任安排及在場的。課上完後，我訓了這學生一頓，這是在陽明上課十年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訓學生。

這件事讓我感覺到自從韓院長過世後，近年陽明教育理念及品質的失落。自此之後，我決定不再回陽明任教，後來把聘書也退回學校。醫學教育的範疇除了對學生傳授醫學知識外，還應包括醫學倫理、人格塑造及行為規範，這樣才能培養出有責任心、道德感，能回饋社會的年青人。

問：老師能否也給高年級的準畢業生們一些建言？

答：一個即將走入社會的青年馬上面臨的選擇不外乎，一馬上開業，攢錢，建立事業；或二先充實自己的專業及經營能力，再決定自己的方向。就我個人廿多年的教學，辦講習的經驗，我看過許多牙醫師，也做過比較，發現那些當初在專業上下過功夫的醫師，以後會越做越輕鬆；而那些一畢業就鑽入以經營為導向的私人診所攢錢的醫師，很容易在那樣的環境中被定型，並且在不是很成熟的專業基礎上發展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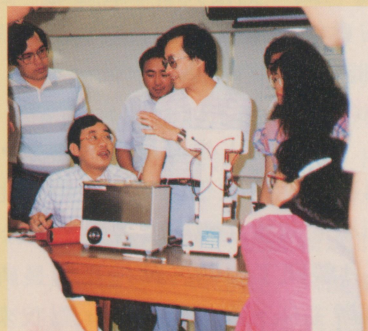
套越做越辛苦或胡搞亂做的經營模式。結果對牙醫專業失去了自信和自尊，工作變成了受罪。因此，我期望各位社會新鮮人應先把攢錢放在以要的位置，畢業後先找一家大醫院或俱備較好訓練環境的私人診所，磨練自己的專業，吸取經營的實務經驗，相信一定會走出一條不一樣的路。

問：老師自學校畢業後，一直沒有離開教學，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教學理念及經驗？

答：這要分兩方面來講。第一任何科系都應建立出一套健全的教學系統，目的是讓學生可以非常直接、清楚、快速地吸收所學。這套系統包括了：

(一)教授同一科老師間授課內容的整合，以避免太多的重覆及矛盾。

(二)醫院中臨床操作與學校教學內容連續性、一致性的整合，如學校教的咬合器應與醫院所用的俱一致性，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必須是負責老師最熟的或最易學。



梁老師於高雄長庚服務時留影

(三)也包括了一些與上課內容一致的輔助性教學工具，如臨床操作手冊等。

(當然了，更換負責老師時，所有的資料都應重新調整)。這樣的一套教學系統，不令學生 frustrate，也是國外評鑑一個 program 的準則。

另外，我剛回國時，雖然是陽明的專任講師，月薪只有 \$15000，比住院醫師 R1 還低，也沒有房子住，必須晚上兼差維持生活。我相信一所學校想要留住一群好的老師，首先必須照顧到老師的基本生活的需要，讓他們有較穩定的生活；依目前國內的環境，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如開辦一家學校直屬的 faculty clinic，由學校老師共同經營，不但可以讓老師間有更多科際整合的機會，也可滿足老師的生活需要。而病人的來源只需藉著老師專業的能力及開業醫的轉介。這樣的 faculty clinic 甚至還可成為一個研究所訓練門診 (clinical graduate training center)。

這一直是國內院校牙醫學臨床教師能否專心教學的老問題；但數十年來，從未見那一個學校的系主任有決心和魄力去面對及解決；這問題不解決，教學人才留不住，留不久，留下來也不能心安。台灣牙醫學界，能像台大關學婉教授、韓良俊教授安貧而甘貧，享受教學的老師，實在是差不多了。

問：老師，能否介紹一下永恆牙醫服事團。

答：永恆牙醫服事團是一群有著相同信仰理念的牙醫師的結合而逐漸凝聚而產生的。我們深信醫德不只是個抽象的概念，而應落實在每天的門



梁老師與家人近影

診中；因此我們給每位 partner 很大的自由度，去給予一些需要幫助的病人優惠減免的服務。後來，由於團隊的發展，讓我們在門診之餘，尚有時間、精力及財力把服務超越牙科的範圍，推廣至社會關懷；如倪德文醫師參予童軍的活動；我本人則參予晨曦會福音戒毒，泰緬地區的農業技術改良等。

目前永恆面對的是將多年來累積的專業技術、經營管理的經驗，及服務理念融合成一套訓練的 package，經由到國外（如大陸、緬甸等地）設立訓練中心的模式，去訓練當地的醫護人員，使他們成為接近我們期望的牙科專業人員。這工作才剛起步，未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不管路多長，我們是準備好了，要開一輩子走下去。

※※※ ※※※ ※※※

向梁醫師道別時，天色已暗；面對暮色蒼茫的陽明山，我想也許很多人有很多不一樣的廿年，也許有人根本沒有機會有；但有多少人能活得這麼紮實，有衝勁，有目標，這麼“彩色”呢？

編輯室：特別感謝張煒校友撥冗專訪梁廣庫老師，並撰成此文；以及感謝梁老師不吝與我們分享他的生涯規劃歷程。